



七日談

(北京篇)



人生在線

尹畫

兒子從美國留學歸來，行李裏多了一個黑色的拎包，拎包裏有一隻毛茸茸的布偶貓，兒子叫牠「胖丁」。名字取自《大偵探皮卡丘》裏，那隻

圓滾滾的粉色神奇寶貝。牠有湛藍的大眼睛，粉嘟嘟的鼻頭——是個標致的小姑娘。

可即使這麼萌，起初我心裏也打鼓。我怕貓，從小就怕。一見貓，就忍不住想尖叫。其實不止貓，狗、雞、鴨……所有活蹦亂跳的小動物，我都怕。被迫和胖丁「同居」的日子，我整天處於神經繃緊狀態。怕牠抓我，怕牠咬我，怕牠突然衝過來，怕牠冷不丁跳上床……

胖丁天生有眼疾，每天需要滴眼藥水。一日，老公出差，兒子休年假外出旅遊，滴眼藥水的事情就落到了我身上。

怎麼滴呢？抱住牠睜開牠的眼。動作我知道，可是不敢做。

就像壯士上戰場時需要喝口酒壯膽，我給自己餵了塊巧克力，「一二三」，硬着頭皮衝過去，渾身汗毛都豎起來了。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我戰勝了自己，完成了滴眼藥水這一「壯舉」。

這次過後，我發現我的怕貓症不



繽紛華夏

王環

遙遠的世外桃源

墨脫曾是世界上最難抵達的地方之一，在中國西藏。

去趟西藏本已不易，去西藏墨脫更不易。那裏是北半球熱帶最北限，海拔雖低，可一面朝海灣，三面被高山包裹，到達那裏，必須穿過青藏高原大面積惡劣無人區，必須翻越寒冷到沒法正常呼吸的層疊高山。

那裏曾是「高原孤島」，「全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一直以來進出墨脫純靠雙腳跋涉，羊腸小徑+猴子路+雲梯+溜索+獨木橋，來回十天。徒步運動興起後，墨脫成為中國十大徒步線之首，其中「骨灰級」七十八公里，要翻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沿江半山腰小道最窄處只能容半隻腳，遇到塌方泥石流這半隻腳窩都很可能被沖沒；在穿越號稱中國「亞馬遜雨林」時會與蛇蟲糾纏；尤其經過著名螞蝗區，野蠻生長的螞蝗個頭大，褲腳袖口紗再牢都防不住，一旦被吸附，得待牠吸飽由長變成滴溜圓的花生粒，這時碰牠會自己滾下來，如果沒吸飽硬拔，吸管斷在皮膚裏就是大麻煩。

曾看過一篇報道：記者問一位十六歲墨脫男孩，「從派鎮回家需要走幾天？」「五天。」「都是徒步走過來嗎？」「嗯，沒有

別的辦法，只有走。」「路上風景怎麼樣？」「什麼風景？」「你回家路上的風景，山或者水。」「沒留意過。」他說着，低下了頭。

確實發生過不幸，當地急病人，十多位背夫輪換背，還是沒能撐到出山。

墨脫是中國邊境，邊境得有人住、守，得與外界聯繫，所以必需的公路成為墨脫聞名於世的話題。

之前這條路試圖修過四次，因技術滯後停工，因雪崩塌方中斷。直到半個世紀後的第五次築路，二〇一三年扎墨公路終於通車。現在，墨脫已全縣通車。

公路雖通險仍在。外地人得先到西藏林芝或波密集結，在允許進墨脫的日子一早上山，爬升到海拔三千七百米的隧道口，再開始向下走，車掛在半山腰，一邊深淵一邊峭壁，近三小時下行九十多公里落差三千米，幾乎是垂直降，不停急彎大拐，直繞到海拔七百多米的墨脫縣城。

空間垂直，氣候同步垂直，五十公里內囊括極地到赤道全部景觀。

隧道之前是西藏典型極寒帶畫風，積雪覆蓋的峰，峭壁聳立的山，雪峰高山間夾着冰川冰磧，與石礫相混合只剩灰白褐三色，

一片紅色的「福」字的海洋，一幅幅「福」字、一副副春聯，與在國際組織工作的官員、職員和華人華僑交相輝映出馬年新春招待會的溫馨時刻和溫馨場面。

值得一提的是「躍馬迎春，福到萬家——中國六人書法展」同時舉行，此次展出的作品是參展書家蘇士澍、鄭曉華、封開許、車樹林、潘衍習以及筆者在北京創作完成的，傳統形式的書作及春聯，彰顯出濃郁的中國特色。為了更好地體現馬年新春招待會的文化內涵，詩人、書法家潘衍習創作了二十餘首格律詩和三十多副聯語提供給書法家們書寫。中國書法創作一直強調文辭與筆墨的融合，這些藝術感覺豐富的詩與聯為書法家提供了堅實的創作基礎。在國內，書法家們大膽構思、潛心創作，在內容和形式上求新，力爭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批作品在國內精心裝裱後，由書法家隨身攜帶到維也納，為馬年新春招待會點燃了一簇文化聖火。

「福」滿維也納，中國「福」就是在馬年新春綻放的和平、幸福、美好的花朵。



▲「維也納聯合國新春招待會」一月二十六日揭幕。

作者供圖

暴露療法

兒子被咬。原本怕被咬，現在發現即便被咬也一點兒也不痛，因為胖丁只是用牙齒輕輕咬一下，像一種試探；原來，只要不故意招惹牠，牠根本就不會對我亮爪子；原來，牠衝過來時，我只要側身躲開就好了；原來，牠上床，輕輕拍一下牠的屁股，牠就會趣地溜下去。

就這樣，我一點也不怕胖丁了，不僅不怕，還光速變身成忠實「貓奴」。不但每天主動湊過去索吻，用手指給牠做SPA，心甘情願剷屎，還愛屋及烏，見了可愛的貓周邊就忍不住買下來。具體到吃食，就是一看到萌噠噠的貓爪就想舔一舔。比如，一杯咖啡，配一塊貓爪慕斯蛋糕，曾陪我度過一個愜意的下午；比如，我特意去打卡了一家滿是貓元素的烤肉店，店內的美食品種和造型盡同貓咪有關，不嘗一嘗都對不起「剷屎官」的頭銜；比如，在一家粵菜館裏，我點了一份貓爪養顏糕，那肉球肥嘟嘟的模樣，讓我摸了又摸，才萬分不捨地吃掉它……

後來和一位學過心理學的同學聊起這段轉變。她告訴我，我的怕貓症，大概是被「暴露療法」治好的。所謂「暴露療法」，簡單說就是：怕什麼，就去接近什麼。把自己扔進那個恐懼的場景裏，直到習慣成自然，恐懼便消融了。「暴露療法」的座右銘是：「讓我們習慣於不舒服。」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們這一代人都認同「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當年上大學修讀先秦兩漢文學課，老師在堂上講《離騷》時背一段講解一段，我們非常佩服。古往今來，形容一個人天資聰穎常常用一個詞「博聞強記」。但來到AI時代，傳統的教育觀念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近日馬雲在一次活動時表示，未來教育並非讓孩子「背得更多，記得更多」，而是他們想得更有趣，更有創意，更加獨特，「不是讓一千個學生給出同樣一個正確的答案，而是讓一千個學生學會提出一萬個不同的好問題」。社會上有些人對使用AI仍心存疑慮，馬雲說「不要再猶豫用不用AI，而是怎樣教孩子去用好AI」。其實不僅孩子們要學習如何用好AI，孩子的長輩同樣必須，確切說是更需要學習使用AI、用好AI。

幾天前在一次聚會上，來自上海某國企高層叢總透露，國家有關部門明確要求國企廣泛應用AI，二〇二七年要達到百分之七十，到二〇二九年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國企管理層都很焦慮，因為要達標並不容易。但我的第一反應是，這項硬指標反映內地在推動AI應用方面的決心和力度。假如你想進國企求職，不懂使用AI恐怕希望渺茫。國企佔全國

企業總資產近六成，國企AI的普及率對全社會將帶來怎樣的效應，可想而知。我的第二個反應是，香港在應用AI方面似乎沒有指標或願景，會不會導致落伍落後？

不過，香港也有自己的優勢。裘總的企業剛剛在香港科學園主辦全球科技界矚目盛會「2026 WAIC UP! 全球年終盛會」，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系列活動自二〇一八年在上海創辦以來，首次移師香港舉行。特區政府官員及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科學家、學者、產業領袖及創業者雲集，三家落戶科學園的企業更即場展示最新AI及機械人技術，充分呈現香港在推動「AI+」產業落地方面的成果及潛力。裘總說，香港國際化的優勢，是吸引主辦機構在這裏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系列活動的主要因素。據介紹，這項活動將在香港每年舉辦，既為香港盛事經濟添彩，更為香港AI行業的發展和AI教育及應用增添動力。

那天聽裘總介紹，除了舉辦WAIC活動，還打算把大會的官方雜誌《WAIC UP!》在香港落地，推出中文繁體字和英文雙語版，不僅介紹AI，亦將運用AI技術作為傳播手段。主編Bobbe說，作為科技的AI必須與人文結合，一句話就把AI倫理的問題點了出來。更難得是一批來自香港、內地以及美國、英國的優秀年輕人，願意和WAIC合作，他們共同的背景是都曾經在英美留學，



▲西藏墨脫雅魯藏布江大拐彎。

作者攝

熱帶。

當樹木茂盛到只露出眼前一條車路，車窗外開始閃過一叢叢大芭蕉葉，熱帶到了。墨脫縣城到了。

半日遇四季、十里不同天，這罕見的生態環境，使墨脫天選成為整個青藏高原生物系統最豐富地區，特別地標雅魯藏布江大拐彎，切出世界最深最長大峽谷，保下了大面積原始森林和裏面許許多珍稀物種，甚至雲豹。目前我國雲豹數量僅存不足五十隻，屬於功能上瀕於滅絕物種。可就在最近，有在墨脫再次發現雲豹。

墨脫人煙稀少，原住民門巴族、珞巴族，相融這片土地千百年。尤其珞巴族是除赫哲族之外中國人口第二少的民族，全族約四千人。上世紀五十年代珞巴族還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即使今天一躍千年步入我們同時代，仍沉於深山中；仍信仰神山聖水；也恰是這種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延續生命的最原始渴望，使他們與包括雲豹在內的所有生靈家人般和合與共。

正如門巴族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那一世》詩中所講，「我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那裏，人與生靈彼此不被打擾又守望相顧。